

酌

中

志

酌中志卷之十

逆賢亂政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史
賓裴昇張文元爲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
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
廠之沈蔭而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正等詞
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託心腹掌班劉榮
結交關巨沈淮等上於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探差劉朝
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

基也巧留客氏於內箱制宮宦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
殺喜廟之徐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娘之
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克殘如
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官中習放鳥銃
天啟元年失記月日有御前燧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
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蹤幾危聖駕改陸王進天師菴
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
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爲景雲此喜色也又曰
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二月丙視太學遊賢王

體乾擅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遍先帝速還宮
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卽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
宮張娘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水處大舟
上飲酒樂甚先帝興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
源皆十七八歲小璫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上
身自刺船二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
二璫與上俱墮水船上金大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
譁皆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
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

高劉二暨子皆淹死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元殿作法會贍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淫縱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筋篆文印九字三行曰欽賜額命元臣忠賢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重凡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俄金龍印盒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乾清言坤寧宮災皇后之印被焚及四十二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
中書謝稷也終孝端顯皇后世中官實竟未補是時體
乾頓忘之耶今諛逆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
天啟六年夏體乾等奉勅到司大熱審忍悖祖宗欽卹
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
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燎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眾耳
眾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
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
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

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按
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啟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
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生逼上陽關路始與逆賢通
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紙簽
題日內閣家報釘封鈐日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
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腹官人賫送逆
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念與
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於袖
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燧導引

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付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參官本內有無札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札則纛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益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葵係元雅字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攬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御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卽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駟蔭至都督

同知則勢微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擘，卽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爲繡造，或襲衣袂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栝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爲異。且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噉犬肉，乘筆涂文，輔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內，以享逆賢。旣飽，飫令其衆，名下手奪口噉，須臾立盡，以爲笑樂。說者曰：殿

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目中知有
朝廷乎逆賢罪罄竹難書茲聊記其亂政之畧若此耳

酌中志卷之十終

南海譚登校

酌中志卷之十一

外廷線索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櫬參汪文言既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參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贊逆賢巧法庇護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既得瓦

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爲惡無所忌憚實楊公此疏激成
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
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涂文輔
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
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賢之賞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復
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有
門生閤老字樣嗔之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
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
間點縉紳便覽一册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

點閣部詞林葉向高韓爌等何如龍錢謙益成基命終
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
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
賢皆目爲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
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蓊以危
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燦
適遭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與御筆改此票者體乾
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
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尙嫌輕者體乾輩也初贊崔

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義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興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卽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鑿等錄之類逆賢奉爲聖書心甚悅之以爲崔家疼我贊我設法報仇出氣也一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溫旨皆崑山等所稟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

衙門及閣檄擬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涂
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
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
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
逆賢目爲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
賢之天鑒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
一燝趙南星楊漣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
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
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朋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

等其後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元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愷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宏化蔣允儀游士任侯恂等部郎常博則賀煥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贊郎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卽張懋忠等若干人

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
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霹靂火惠世揚鼓上
皁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
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
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
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卽付永貞元雅女
輔抄小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鑿錄同志錄
並東林姓名共四箇摺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神

藏一分御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爲聖上怎就
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
宗族某係程註之子以爲是東廠密奏事其後年月漸
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卽公
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體乾
永貞等身在事中與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
設法暗抄下全名爲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
帝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關靡兒長如寶璽呈祥如元
亮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竟

山南樂稿也如朕方

云云而曰

云

以擠去兩樂如纂

修三竅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星秀等稿也如先
日鄧滄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
輔之線索南樂擅高陽之狠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已
密入捷如枹鼓外廷何用而知耶天啟六年春諫止內
官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爲分將吏
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嗾鼓噪害
三維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
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大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祖罷

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遊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
凡留中之本各有白套裝盛寫職名詳註年月於外收
於御前大堅櫃內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
二十三日聞御前燒毀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矣
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稟擬樞臣王承光覆差
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知貴池所奏
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
程國植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
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

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
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故事用
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齊
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
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
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
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
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
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併到直房

曾著彙臣抄膽者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人場主
試於二月十五日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參王
之臣先是南樂所爲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内惟之臣姓
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
特留此實從來異收錄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曆丙
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過當
將試卷多爲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臣銜名遂失鼎甲
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啟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
在京時曾與梅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

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百內多怨望失平語鐸僕不解字本福將鐸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參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屢問遂托崔呈秀喚逆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詐詩句內有彈射逐臣等字據鐸係遷陞官大不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師面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繫獄時見戚臣李承恩擬辟丙寅熱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

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孺極力營救益觸逆醫之怒時
巡捕營把各應選者王體乾之姪婿也與提督張體乾
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尙書薛貞將錄責二十五板援
詛呪祖父母律立法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各
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
貞煥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十一終

南海譚肇校

酌中志卷之十二

各家經管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山某陵掌印今
閒住田王曾任文書房閒住逆賢感之起陞爲正陽門
提督天啟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閒住趙本政曾任乾
清宮管事掌尙衣監印日在御前後爲李永貞所忌差
往高橋督修闕帝廟工程今上登極復管事閒住劉文
忠曾任文書房閒住又任大同監視謫南京後爲民已
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門提督

天啟四年夏逆賢陞晉秉筆閒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
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
冬體乾煥死十四年夏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
已斷葷酒飯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
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曾任暖殿退出因籍沒體
乾時馬鮑二人逮東廠俱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
其司禮監名下則用維章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
閒住樊秉忠張思素若干人也凡有在先帝御前牌子
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

逆賢下管文書房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
項宮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
任李太監浚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又
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錦州蘇
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
出身掌文書在鐵獅子衙衙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
門日淺遠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
南京今爲民李失其名別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
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爲

民諸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彝金良輔孟忠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暹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邱洪緒李守貞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在逆賢羽翼款中

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司禮監名下翟國楨等若干人也

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清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

繫獄擬斬後蒙改絞今在獄丁紹呂內官監管理大工
領勅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賈如皋等俱曾
與老愚打發永貞批文書或效輪流抄謄之役者也其
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贓畢降更鼓房淨軍
今故

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務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
降淨軍發鳳陽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允祚
今陞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間住故餘不知
姓名

徐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煇殿今退出張國
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
書今侍寧印高公時明故餘尙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
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陞官或參官本
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
卽於進士履歷及縉紳便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
里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
以爲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爲黃尊
素之昆仲也各直房執事之人細查籍貫父母姓名逆

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直房卽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票用硃筆謄批事畢奏過纔打發此係皇祖以來累朝舊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有聲涂文輔馬陞丁紹呂賈如泉許秉燮陳應祥殷良弼諸人俱於各直房會見過甲子冬魏廣徵黑筆所點縉紳便覽及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姓名並乙丑之後崔呈秀所逮東林姓名天鑿錄點將錄同志錄各摺子姓名者也其摺五六種俱永貞卧房內收非若愚

等掌管也如諸摺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縉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捏造便駢首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猜防疎斥之人効輸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主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范註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覆反將撒潑狠罵之石騰爲首打潑放刀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註有詞者也乃俱狡潑得生可謂有天口王法也耶

酌中志卷之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三

本章經手次第

明宦官劉若愚撰

凡每日通政司使封本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卽付掌文書周近侍進朝等拆開口占註語畧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單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卽鈐濶一寸許白紙條復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捏一痕有應關白逆賢者永貞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爲

講解逆賢聽畢公同商量區處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
密遞姓名著數行事每日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
開呈體乾等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應改者及內有
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捏痕爲記
每日申後會極門接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
先於大殿拆開如有前項密遞等案姓名亦鈐紙條捏
痕爲記以便次早奏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絕無敢擅
捏痕鈐紙條者其紙條於傳票改票時除去而指痕之
本今尚存各科也已上通本票本乃畫問事惟會極門

封本雖眾官大殿內看過尙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自
日暮爲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撤角逆賢
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石元雅直房到涂文
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
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案傍一本一本打
發各家本管公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更始完惟在
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
膳房例給酒食供給每夜文書看完方由仁德門縫叫
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

文書房該班衆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并
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官開
後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明體乾直房復
加查看通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仍復全
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覽文
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
票帖俱托體乾口奏日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
字當改或從與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經管魏廣微
崔呈秀等事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

正然頗有記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
冷語挑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
不敢近前至於一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
乾也幫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也
其秉筆梁棟孫暹郝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贊逆
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而造謀
殺命密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
限追贓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非中旨見有閣
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也擠

南樂者崔呈秀也詔獄鍛煉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
興大獄私圖弼復者崔呈秀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
僕韓三欲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
中旨起官而未甚大者因爲贊座師徐紹吉據戶部左
侍郎缺爲南樂銜之而曾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狠哉至
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顛按南樂旣罷相臨行時亦具
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
央蕭門有客欲還鄉關心社廟愁先結灑淚君臣念不
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

遠離思還從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彌縫之恐呈
秀等下石也

酉中志卷之十三終

南海譚繼校

酌中志卷之十四

密魏始末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寧肅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姪

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唱嬉笑喜鮮衣馳馬右手執弓左手殼弦射多奇中不識文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頭猜狼自用喜事尙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掖佛宜武門外柳巷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所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進名下也於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係進掌家又徐貴者亦進名下於賢爲前輩而爲乘雲在京掌家逆賢日與應元趙進教爲嫖友呼盧飲博

罔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雲爲拙豐
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
及到邸大怒訶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
秋月遊蜀偶見邸是時賢不食已三日僧力爲勸解即
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爲致書馬謙
囑令厚遇之謙於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厯陞內宮監總
理又皇貴妃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官女謙所侍也最有
時道儿道因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
以魏某私往四川

云

云

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

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資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舉賢安爲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容氏暗相厚以待安及答應先帝多不暇而賢遂乘間亦暗與容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爲名於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醢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

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
位列在前時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
神廟又密懇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
李老娘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并西李老娘娘所生
皇八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朝厚既暗與
逆賢又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敗而朝之爲人也佻而
疎賢之爲人也愆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
極擬冊立先帝爲東宮是時逆賢尙列庫衙暗與客氏
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

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爲給諫疏參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前方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爲兄弟賢居長而朝顧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卽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媚嫉於乾清宮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闕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

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眾咸知憤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旨問客氏曰客妳爾只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慙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尙名魏進忠始得

專管客氏事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
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
發鳳陽在逃復於薊北山寺中搜獲使人於中途邀截
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曾共卧起
頗著勲勞及登極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
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制
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
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之外監何明於
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

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拘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翦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枷紳若王夷甫諸人真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初天啟元年四川稅監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邱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爲之悞落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爲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俱有名封大宮

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
西二所先帝親臨爲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
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
時明沈蔭朱晉隨侍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
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輪板內官近侍擡
走儼如先帝嬪妃之禮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之精美
爲尤勝也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
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貯冰無算也冬則大地炕
貯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越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

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大家膳聖意頗甘之焉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爲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換辦膳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供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厨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

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煇殿四員管果
酒煇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
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手盒局涼
湯局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撥膳又各內官百餘若
愚係承貞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
此皆係外衙門穿青者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
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
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盃露名色可六七十種皆先朝
舊戚臣魏士望傳方佐逆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

進之大工告成陞士望玉帶實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
房職司上用茶酒閒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
體乾起至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
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筯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
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
喜射好蹴踘跑馬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
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
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
木毯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

久而不墮視爲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贊美
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葢房凡自操斧鋸鑿
削卽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
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涂文輔葛九思杜
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
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
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
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
緊切本直體乾等奏又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

聽奏請畀玉音卽日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
阿之柄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
派線索如柳鼓之提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卽膳飲可
忘寒暑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皇極
等三殿落成於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
亦天啟其朕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督催之跡
或藉此以難泯耶按萬曆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
廟合正一真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
籙大醮聖德格天曾感羣鶴飛鳴旋繞之瑞至皇極等

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圖廢齊爲己榮耳又祖宗舊制凡萬歲聖節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六年十月初六日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獐狼狐兔以爲樂是日張娘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杖箇竟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戊辰年正月晦日自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簽字者每早乾清宮兩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纔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

擗傷衣帶腿足者千歲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
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
之聲盡力大響卽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
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
泰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躡躑秉筆者穆廟時
孟冲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
天啟初年逆賢卽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尙膳監印督
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印前後獎勅數十
道溫旨無算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准告病十二月初二

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於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郊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曾任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年十二月逆賢雖出外尙未敢數尙未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既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在內遂遠

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孝和王老娘娘畢卽詣西山碧雲寺祭本管孫暹卽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瑠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鳴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備於停驂之所資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雷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於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僱賃殆盡凡達官戲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趕馬擡槓之人其數

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賢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爲之前後追趨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於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爲之捐貲修築廣建橋梁

堤若長虹至今使之凡御前有本有緊要之事先時專
托劉梁紀用等後則托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
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卽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
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寧齊伯祖也逆賢曾使道一
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尙未封伯葢私欲拔例
爲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升梁
柱朝楊國棟馬世龍備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
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
恩之姊夫也梁柱國者逆賢名下煖殿胡國用之姪婿

也凡所送之馬鞍轡精美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剗軍
餉占軍匠以辦之爲一已功名也可嘆可恨其後李永
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
亦多跑死兩泥暴殄不惜民情更甚於逆賢皆紹呂等
從與也而凡體乾永貞元雅出外則林下大老公如高
如沈如宋各有重犒之禮以奉之概不收也崔呈秀與
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
李魯生李蒞先歸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
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

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者通州造區送至永貞富河莊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藩也李永貞之姪李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藩力居多與逆賢合宅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宏蔭也書寫圍屏扇畫者袁志學許周賓楊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承忠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蔭等項奏本皆心腹外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臣孔應鼈創

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朝欽改正寫真則東廠閔司房也

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後不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住乾清二所後住咸安宮每日天將明卽至殿內候先帝聖駕醒始至御前申夜後回咸安宮其彩鳳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役至太監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

戒勸容氏不聽凡容氏於天啟元二年每月閒中自慰
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
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容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
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
及累年剃髮落齒及剪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至奉旨
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
政臨局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
弟容光先止擬遣戍容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失其名名
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容氏貴顯時惟王體乾

昔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川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帖
然都不叩頭自孫暹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
文輔及掌事牌子劉忠王應科切明佐等每日見必叩
首如子姪焉夫以乳媪儼然住宮自視爲聖上八母之
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條出條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
訛言不一尙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
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
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第云
至日五更欽差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輔等云

數員及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容氏前擺隊步行容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小轎由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竟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箭管櫃子御司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在寶寧門內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容氏目視或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黃蠟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

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關橋方是外役擡
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照如白晝
衣服鮮美儼若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
人士從來不見此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
客氏到宅陞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
太千千歲殷然震天各有回咎銀帛以犒之凡欽賜金
銀錢帛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之絡繹旁午
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出入皆於五更
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宅在正義街西迤西席市街

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
滿望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不得
死而逆姪良御客氏男國興乃駢首戮於市蓋裕妃張
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
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哉初逆在西庫與孝和老娘
娘辦膳時便漸充裕而良御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
漿食物出納勤劬良御雖不曾讀書而儀表堂堂亦
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於徐文輔肥瘠異常口甚小而
神不足坐則既睡氣息齟齬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

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熾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於崔呈秀更不會識面交通也夫如是而懸坐曰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冤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尙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官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尙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尙有賜過宮女四名後不知歸於何處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

墳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券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姪良材曾廢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爲逆賢所愛冒魏姓而膺膺也傳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名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拏付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由光祿寺署丞改廢金吾厯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圖

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
曾擬獎勅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
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朶頤大物然逆賢實無是心
實非共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
妻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后良御等驕吝擅寵遠過山雲
本靠徐應元爲接手後勁而應元已另具別腸矣託李
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爲眼目前而永貞文輔但知擁戴應
元甘悖逆賢如遺跡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華
子魚劉歆輩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

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害縉紳正人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另咸議處天啟年間爲逆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尙眠睡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旣以慘殺佐先帝惟痛在宥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判骨客氏之死而揚灰豈不有天道哉曩臣於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憨憨壯壯易得存養

遂條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款於崇禎戊辰仲春梓行
南北無非爲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卽士庶人家亦用得
著者也

酌中志卷之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明宦官撰若愚撰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寶坻縣人
僑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
男李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娶矣高氏
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鬪墻遂
輕生自縊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闖
爲宦十五歲進京侍孝瑞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者於
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

也九月內卽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名李進忠於萬曆三十一年卽奉旨鑿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奉神廟違旨釋放復原職近侍於坤寧宮孝瑞顯皇后宮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尙膳監掌印到任尋陞永貞司禮監其鑿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弈棋能作詩作古文亦能選看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

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廢錦衣衛永貞同母妹
一人嫁王道寧爲妻道寧亦廢錦衣衛生甥慕堯慕舜
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
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
退爲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
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
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楚亭自王
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爲棟
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棟於天啟

二年夏因請帑不遂與逆賢左憤鬱成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園丘郊祀回陞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橈机匝月五遷總榮薦拔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卽密疏於帖緘封之差召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卽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又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參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病

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
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喉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
卽出永貞爲人有口矜肆驕譎極好面折人不肯爲之
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爲今上婚禮在邇
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乏極力節省所
有內官監合辦者量於該監搜括奏處永貞噴其不全
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同體乾向逆賢曰外
官一邊諂哄老爺一邊參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賢乃
稱疾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

原來天下人都是謫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
慌懼極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爲救解賢怒稍釋
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
日逆賢好名中諛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
之人實負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磨馴至成禍非一朝
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弄實由外廷線索歷
歷有據永貞卽非殺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
願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棻密帖是何字句凡面到
直房偶因甚事亦曾向彙臣等或痛哭怨嘆以今思之

想必因心口不一換語裝點以詐忠陰賊哄眾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讐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於己不便所以抑阻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其度量心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初二十四日今上登位永貞於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朝見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於外宅小院之內

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蓋永貞之固求退也非真心求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爲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待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密差周承恩等餽王太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各進獻御前著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不自安密叱鞍馬率

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
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尋覓不數日
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
報信男子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宅中居住
掌家王誠德等拏獲羈住將來帖資入宮中稟見體乾
等奉聖旨著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人等
卽往黃河岸上將永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
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自承天府
調發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參將永貞提

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能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玉音云李貫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繩斷跌暈頭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尙跪向監斬官訴寃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贖被刑比後降更鼓房淨軍六月初旬已先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班丁紹呂煖殿周承恩姜永憲管

上房曹文玉蔡化齡王應時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避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二年而承貞尙身首異處無一肯爲殮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下獄梟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啟其軀於阜成門外嘉祥觀後置地瘞之癸酉春梟臣蒙恩改擬候覆問其冬道寧暴亡恐人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僕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旣

望之夕候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虤虤詎意
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爲碧骨肉逃匿產業蕩
然吞獻繇人豈特簡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
負信堪憐荒垆權厝土燥多年瞻彼他墳春秋祭酌嗟
唯我公荒蕪爲冢泉下交遊佳客藹藹夜臺觀書青燐
是賴悲纏肝腸嗚呼痛哉未死若愚朝審赴市數載奔
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血淚爲枯匍匐作善
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釋門布衣蔬食近
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冤填

胸臆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
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
嗚呼痛哉尙饗永貞白哲長鬚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
韓非短長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類以身質言語賄重
誓語最叵信貪愎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
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卽逆賢亦屢以委曲
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解救六年夏於富河大
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縊之棗樹伐去於興隆
寺延僧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

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
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銀
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並名下
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者不與焉爲永貞河邊管家司
鎖鑰者卽巾帽局管理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亦辛丑年選入自盛甲廠簽書
陞內官監管理逆賢嬖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
官監印一應事務資紹呂爲多然永貞猜復自用亦多
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

及每年巾幘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年爲慶陵賀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拏赴司禮監代永貞交贓三千五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聖駕親臨都城遍視雉堞樓櫓奉旨著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幫築外羅城紹呂早夜拏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念焉十一年九月開工尙未完猝值寇由薊鎮牆子路入犯蹂躪北直達至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爲人善應對有識見嫻兵畧好田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

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
契厚於體乾爲同年後投掌印高太監時明高自己選
擇墳地於白家潭往西南地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
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纍臣曾闢益甲廠王
承恩安民廠李艾成云曾各製大鐵鉤生鐵銀錠用小
車運至墳所以鍋之蓋但欲奉承當道石柳之堅其自
己職掌戎器之竄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
不必九龍之名爲墳亦不過鑿傷祖陵之龍脈與高何
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

門戶方向亦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總之口口未減何以家爲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序於後王體乾梁棟等亦漫及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兵仗局寫字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陞司禮監厯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彝爲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

逆賢卽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靠焉至七年夏寇犯寧錦保全後呈秀曾有一帖復請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月李永貞等曾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然已耳元雅亦於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

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厯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城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季冬被霍維華參奉旨著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遷線索等語姑夾批打

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旨
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
受其重賄以爲審無證據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侯國
興尙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姜選
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應陞乾清宮管事四年復本
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提督四衛營又提督
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安容修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
理能辨論好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櫬

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爲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間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迴避

者又強買戚臣李承恩宅大剝廨宇其署額日戶工總
部者乃主事王姓者所獻諛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
主逼遷別處躍治不群內臣中第一人焉凡魏程等遞
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官汪始
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
與逆賢云同志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矯旨
殺劉克敬於鳳陽矣馬謙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任乾
清宮管事御馬監督告病閒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參
謙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礮不如法亦矯旨捏職降發

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昇現在可鞠也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改爲民骨肉完聚也

王體乾者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爲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先帝典璽局印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印辦膳後嗾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尙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著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

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盡臣天啟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爲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辭疏候繳溫旨卽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輒媚遂矯旨淮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復陞諸棟等爲幫手屢有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暱爲奸又外結沈淮爲謀主逐大臣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靡膽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

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坐立者皆骨
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動
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
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
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濶者盤旋如紙隔
丹陛石闌干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卽
有楊漣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尙繫詔獄爲體乾
者若肯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讜論屏退克逆有何難者
乃輕狗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容氏培植掌印遂

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
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况又開廷杖
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
出四六俚語之旨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屈指姓名
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嘆息體乾爲
人柔貌深情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
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
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李永貞石
元雅涂文輔諸人蓋其媵嬭心腸只知獻諛大非體制

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真可痛哭其原疏現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蓋不特逆賢一人而已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八乘先帝彌留之際於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壘壘不已而是日閣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揭具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白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堂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箇

內有鮮血一縷長二寸餘濶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爺鼻中出來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若愚等遞視之有嗟嘆淚落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老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箇隨粘於屋壁高處至申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卽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差文輔等迎請今上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

樂蓀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巖巖
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少不更事騷登榮寵
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腹
只知有諂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
逃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
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尙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
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
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
獄擬斬庚辰冬死於獄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麪局印馬謙力也其兄梁植等廢錦衣衛陞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爲賢憎惡七年秋檇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葵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送惠藩陞秉筆

孫暹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永名下侍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房歷任南京守備

陸秉筆閩住爲民戊寅冬□深入暹守城犒軍賴以保
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卽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
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乾清宮管事
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陞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
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
年曾任乾清宮管事膺子掌銀作局印會於天啟七年
五月差往錦州接濟禦口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

者齊良臣也掌尙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
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譚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
四署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
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
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容氏掌班張貴之姪也
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祚鄭思廉等總是逆
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尙有
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者數十人不能備載姓名
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於左以備攷

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
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
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
守便宜行事駐劉山海關天啟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
己巳丙子戊寅□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心
力□畏而宵遁曹大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爲逆賢心腹陞乾
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屢通文

字慷慨有膽畧性孝友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
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
子秋□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則張守誠李應
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秦昌元年冬逆
賢奏陞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
馬房提督

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

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歷陞
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繇內府
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啟元年費數萬兩差往荊州
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俱領大工
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
論承堯若霖都著司禮監拏問追贓完日俱發南京更
鼓房淨軍誠若霖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

長齋於崇禎六年爲慶陵饗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
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爲同年同官以兄事賢天
啟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發鳳
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
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天道不爽也應元爲
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唇
不葢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采腰股筋骨若不聯屬
如病初起者焉神廟時爲管庫近侍綽號徐雌才云蘇

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
卽會引見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中
更與應元厚請掌家躋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
尋降處云

趙進教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
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譏譖
將福藩伴讀崔進于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永貞
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
馬監裏草場貼場陞玉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

遊幸亦屢得瞻仰天表云至七年夏先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寶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九年十月神廟黜爲光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實爲人樸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撥眾享其利而實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弁於六年二月內逆賢勒要實空印本著李朝欽等串

謀同孫昇等。地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纍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事件。果屬何人。捏稿填真。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辨硃墨之歷。否何如。竟未調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對字跡。但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歷歷實核。直求到底。朝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以墨跡。蓋硃

而指爲詠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
尙滿網倖免揚揚於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
淨軍近亦老死人尙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孝瑞顯皇后司禮監
名下也於李永貞爲同脈謫南畿二十年光廟登極取
回天啟元年退斥後於大佛寺管工客氏逆賢喜之補
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爲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
陞秉筆掌尙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
今爲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尙氣節善治生理廣交

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由司禮監寫字
歷陞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之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
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曉營造虛心
采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阿卽內官
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大工門闕三殿
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計所需
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開建馮以少司馬亦
預估計樽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安詳任勞任

怨和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
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置
之死人多少之誠於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年將及八十
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
此抑前世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

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名下馬獻祥
掌關防掌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鎗銃一
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
名下胡良臣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并姪魏良卿及甥

傅應星等無算此所以利刃在手逢著便害也

七君子姓名

周忠惠起元 周忠介順昌 繆文貞汝期 高宗憲
攀龍 李忠毅應昇 周忠毅宗建 黃忠端尊素

酌中志卷之十五終

南海譚瑩校